

同文
原版

淵鑑類函

盛秋署檢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八步障承塵 牀 簾 席 薦

步障一

增拾遺記曰石虎爲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紫蔽于洛川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原錦步障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綾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愷之鐵步障語林曰許元度將弟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欽人遂不敢犯境劉真長歎曰**增**青綾步障晉書曰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解理將屈嫂謝氏道經造元度爲弟婚施十重鐵步障**增**又見絲布步障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裏步障三十里

步障三

增詩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雕玉爲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瑤瑤街長行鈿車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輝媚陸樓寶玳碎月明夜半啼鶯鴉陳泰題松障圖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鬢鬚蒼凝冰不遺勢摧折清簾時與髻低昂蘭爲兄兮雪爲友燕坐松間自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乃自離筆已見雲烟生翦鬱儻非白晝堂宇空真恐幽陰鬼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苦絕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

承塵三

原金箔承塵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河條國有大富長者條

朱畫承塵

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注云塵承塵也言升殿過堂入房至室與處上則有

永畫承塵下則有算

獼猴有鬼

抱朴子曰余友人陳永叔便合鎮埋之後復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

老狸為神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獼猴何以被傷流血齒走于後復有鬼手

永叔始語曰始乃今日知獼猴死復有鬼手

老狸為神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肝于前切之發肝醉忽失相害神

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相害神

老狸為神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舉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

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相害神

老狸為神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卷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無聲

大笑曰向者啖肝醉忽失相害神

老狸為神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能語京師諸書語下消息報預告伯祖問所食啖欲得羊

牀一

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

所以自裝載也

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簣牀棧也第牀簣也杜牀前木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招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簣

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

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杜南楚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梓

度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

易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剝牀以辨未有與也剝牀以

膚切近災也

又曰吳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

增周禮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第

原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

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

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壞者為憂妻也

原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

有素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增隋書曰時以讖改胡牀為交牀後唐穆宗改為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

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桐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祿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癡牀言倨傲如癡 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牀

牀二

釋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為玉牀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卻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

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原**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為七寶牀雜寶屏風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釋**後漢書曰羊茂

字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為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瑯琊相亦然 世說袁紹年少時曾夜以劍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

揆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劍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

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義

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義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齊獻王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

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

隸校尉曾峻塚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取一頭為曾氏之後所訟 **原**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脚長六尺後官別房中有小

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釋**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

碎之惡勞人也 **釋**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設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鐵也 又曰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為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客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定數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率府畫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遠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掃地而去 又曰竟陵王子良爲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絕有眠牀一張皆是麋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座金牀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召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暨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 又曰孟浩然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 又曰李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還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據而新之 續書品曰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真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方之厭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子解郡符去爾爲外事寧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 蘇頌演曰輟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爲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悵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珊瑚 玳瑁 玉函以珊瑚爲牀紫錦爲帷安着柏梁臺上 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爲牀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具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凡封以白象牙麝角

孟嘗出行三國至楚獻象牙牀鄂之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成曰象牙之直千金傷此若發擇妻貧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人有寶願獻之成因諫孟嘗君勿受乃止異物志曰白麋狼形

以角觸前角則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語林
 則得之皮可作履轂角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語林
 必角觸前角則正四據南人因以作語林
 鼠跡南方志曰江常間有人得龜用指拊三
 龜搯
 鼠跡南方志曰江常間有人得龜用指拊三

軍時所生虎不爲佳
右拂見屏跡視以爲佳
坦腹合歡歸謂鑒曰太
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見問咸自矜持唯一人夜東林袒腹

曰渡上齊燈伴覓霜眠人起合歡林相思一夜情多少女妻之離散股詩
 七寶
 檀五香
 韓式字道威除

隋文帝觀兩廂爲堂十二間厨前設五方香牀縑金玉珠翠每駕至則宮人擎香爐在簾前行

瑤寶周西域波斯遣使獻馬
 瑤林
 沈香
 華鏤
 息切求不與遂殺而籍焉後息疾林存出爲祟也
 工萱
 告

莞上尊華鏤之牀
今日下蓋闢大都宮殿考曰置金酒海前後列
居崔端
崔師子對金精之盤如來將罷法座於師子牀攬七寶几
京申父金山人石馬明生別傳曰明生隨神女入室中臥

午紅蓮牀
經石室南村人
宋楊秀詩曰猶枕桃笙苦竹牀
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
華山白玉
夏州未少神仙傳曰衛叔卿入華山有紫氣鬱鬱

一仙人坐石林上入云仙人以白玉石爲牀
 小龕中生白石石狀如玉珠牀上坐朱砂大如
 恒尹弄箏
 魏牧讀書晉書曰桓伊善音樂蓄一蔡邕柯亭

不相識時伊過青溪岸上微雪令入謂伊曰聞君善笛爲我一奏伊時實顯奏聞微雪之名便下車踞胡牀而作

賀革思義宗武鮪書

牀四

原玉牀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玉牀又詳牀二
銀牀
杜甫詩露井凍銀牀又蘇味道永井詩玲瓏映玉臺登巖寫銀牀又唐詩空汲銀牀井
蓼牀
英雄記曰向翊常坐蓼牀上又詩衰病只

墓
 荃
 魏
 豐
 植
 九
 咏
 曰
 踞
 牀
 論
 衡
 曰
 孔
 子
 將
 死
 遺
 祕
 書
 曰
 不
 知
 何
 一
 男
 子
 自
 稱
 秦
 始
 皇
 上
 我
 堂
 踞
 我
 牀
 顛
 倒
 我
 衣
 裳
 至
 沙
 丘
 而
 亡
 後
 始
 皇
 至
 魯
 觀
 孔
 子
 宅
 至
 沙
 丘
 而
 崩
 增
 支

李太白詩支牀錦石圓蘇軾詩錦茵
玉匣俱塵垢擣練支牀亦何有

原安身
安身夜以

養體
記史

糟牀
花花木錄曰剪牡丹花
欲急則花牀無傷

糟牀
杜甫詩膝知穠

黍收已覺
槽牀注
匡牀
劉棻村詩甘寢就匡
牀又詩匡牀竹火爐
筆牀
柳堂錄曰南朝呼筆管爲牀又四管爲一牀徐陵玉臺新咏序
曰翡翠華牀無時離手又陸龜蒙茶竈筆牀往來又詩青苔生

月照皎皎
文選詩明月
林書連
杜南詩云
上書連屋
歌林
水影照
風林
杜南詩風
林展書卷
蠻林
歐陽脩詩蠻
林
異林
士上

四大牀東坡作禪牀 六尺牀蘇軾詩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 書滿牀杜甫詩 笏滿牀蘇軾詩

開盤頁
三
服飾部
休
畢

年笏
原伏牀泣
見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剗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
同牀臥
史記曰任安田仁

居門下同心相愛
華元登元夜傳曰楚國宋華
楊素撫
郎封倫為內史令楊素撫其牀曰封
王導因辭書

家寶兩入同號百官陪列
原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
林甫屢徙
唐李林甫為相多端怨于居則重門複壁出

防大敵每一夕屢徙其
原安坐玉牀
易林鼎之升
林甫屢徙
唐李林甫為相多端怨于居則重門複壁出

威權坐
沛公踞牀
漢書曰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鄼食其至入謁沛公踞牀
出坐玉牀
易林注云小

之
裴遐墮牀
晉記曰裴遐乃拂衣還坐竟無慚色
從地中出
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

荆州記曰湘州南寺實誼所穿井旁有局
言不踰國牀
第之言
偷閒暫臥
詩偷閒
董偃石

牀
石
出在石支國上設延清之室以畫屏風又詩暑臥石牀寒
季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香如塵

弱故則賜珍珠百琲
石
出在石支國上設延清之室以畫屏風又詩暑臥石牀寒
季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香如塵

一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
石
出在石支國上設延清之室以畫屏風又詩暑臥石牀寒
季倫象牀
又曰石季倫屑沉香如塵

原詩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申久坐屢好為頻移
增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

青奴一壁寒更搭綠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蹶然

驚起天將曉牕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禎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

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原銘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

榻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
增宋書曰嘗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又曰王瞻字明遠一字升鸞負氣

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微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唐書曰元宗命太常韋縉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朝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
西案令縉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政事堂無座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
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
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原唯徐稱設

為周瑒置

後漢書曰徐稱字子陳著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孺子來就設一榻去則懸
榻去則 簡雅獨擅 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榻去則 簡雅獨擅

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榻去則 簡雅獨擅

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榻去則 簡雅獨擅

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諸葛亮以下則羅藝獨坐

榻四

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

土榻 宋張耒詩曰

土榻 宋張耒詩曰

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

土榻 宋張耒詩曰

土榻 宋張耒詩曰

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

土榻 宋張耒詩曰

土榻 宋張耒詩曰

象榻 唐韓維詩曰宴

土榻 宋張耒詩曰

土榻 宋張耒詩曰

榻五

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笙 今江東 又曰或

謂之簟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直文而粗者謂之簟條周楚魏之間謂之倚伴自關而西謂之符簟 書曰敷

重篋席黼純數重筍席元紛純注云篋桃竹席也白黑之縵以純緣也筍弱竹也元紛純以元黑之縵雜為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筵上簟 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余篋枕斂簟而榻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筵上簟

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余篋枕斂簟而榻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筵上簟

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余篋枕斂簟而榻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筵上簟

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斂席與簟縣余篋枕斂簟而榻之

簞二

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簾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

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褊一具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簞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

圖扇生簾執扇客集自得武陵令徐楷後至操筆便成學坐賞擊擗命左右抽簾簾自擊取扇登車而唐

書曰武后時變臣張易之爲母爲犀簾貂襜褕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簾甚精御府所無

三

燕女弟居陽屋中設白象牙簾又詳
二詩滑如鋪殖葉冷似臥龍鱗
古詩如鋪殖葉冷似臥龍鱗
白薤 紅藤 白薤 紅藤 白薤 紅藤
算有佳處 北戶錄曰瓊州出紅藤算
原桃枝 桃

詩曰玕簞夏含霜

贈韓愈

贈永叔唐荊卿以竹簞贈韓愈

簞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受之輒為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子西京雜記曰會稽竹簾供御世號爲流黃簾
子顯齊書曰林邑王永明九年遣使貢金簾等物

簞四

蓬筦諸葛亮轉教曰計一歲運用蓬筦千萬具
席筦潘岳博亡詩曰展轉席筦竟夕空
平筦東觀漢記穠帝詔省莊弱平籴
弱筦王粲春可樂曰弱筦平糶
竹筦

風簾宋曾鞏詩曰已令酒屋鋪風簾色寒李詩曰微微光耀韓愈咏簾詩曰呼如墀地八尺簾

又曰楊送八
尺舍風指
五人簾唐六典曰簾出五人簾

簾五

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簾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畫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
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
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賁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舍風漪呼
奴婦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避避肅肅疑有清飈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
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曹松白角簾詩曰角簾工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
祇合封題寄列侯學卷曉水常怕綻解鋪寒水不教流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又碧角簾詩曰
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絕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臥渾疑水浸身
五月不教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宋歐陽修枕簟詩曰端溪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
方簾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
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還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獻屋居
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喀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愜適從來羸茶苦疲困況此煩煬正炎赫少壯喘息人
莫聽中年皁駟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疑疑釜鳴蒼蠅蟻蠓任逐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
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錯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
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簾攜枕去築室買田臥潁尾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剗龍卵石斲匠簾裂蛇
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
蒸劇早風赤日吹熱來大厦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貧雖有頌水論官職官高職重冰則多日永冰消難
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簾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
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幘頂綻屋蝎墜管席中裂麻
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未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

樂蘭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綠

玉色斲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歎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修飾待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故藏硯璞此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筆人所驚久矣四海流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富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願尾為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斲簟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筍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閑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霧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棋東坡病瘦長羈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嚙呿皇天何時反炎燠愧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掃清香閣臥聽風漪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閭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燕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書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簟多品條蕩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含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勦素若屢沾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放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扇飾壇淮南之臺紬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 舒一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也 又曰席藉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 注不敬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母踏席踏也登席不 增又曰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

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斂席與簞 原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衽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

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續純續純 紛白纁也大獸皮為席也 纁席則

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

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

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

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弱復筵方薦帛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

白菅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菰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蕪葦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

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

席經席 增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

步炙人衣服則焦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翽席登州

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築草席許州出蕪心席揚州貢

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薰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

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皋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

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生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

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

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衣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 北安國注篋桃枝竹也黑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綴純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 豐莞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元紛純 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

淵鑑類函 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 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闢下展禽妾織蒲家人敗席與民爭利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原晏子春秋曰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坐公不悅曰子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介冑坐不席獄

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又曰景公

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

人臣亦不敢與焉原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

狐裘坐熊席取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紐民則寒矣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

師伯昏瞽人合堂同席而坐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

令發褥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為神原又曰趙簡子謂左

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

道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

之席增檀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與之以席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

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為牀著艾為席原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又曰陳平以敝席為

門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為席原史記曰任安與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

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漢書曰宣帝時

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增又曰趙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漢

光武紀曰側席幽人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愧慙俯刮席與小常侍語增

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陲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為

兵上自將上隴囂眾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原又曰王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

與諸將絕席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兆號曰三獨坐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又曰郭丹師

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原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增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原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增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蜀有富人羅仲與君平善問何以不往曰無車糧仲即與具車馬糧料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權石乃云有餘謬矣

增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賢拜尚書令病罷官還家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原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耶惇以善席與妻自坐其敗者妻慚不敢復言

增會稽典錄曰隆脩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絕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贄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原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增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增世說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指讓而坐君子攸宜

增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增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綠緣

增晉書簡文帝紀曰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增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鄞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增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增前燕錄曰高祖廐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增吳均齊春秋曰劉璉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內見一女子姿容甚麗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增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府

增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爲從事設席于地

增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別設席曰吾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增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元宗以生涼之席

增唐書曰元宗子穎王璿爲劔南節度大使元宗將幸蜀遣璿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

淵鑑類函

卷三百七十七

服飾部 席

七

席三

部作新白莞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迴風半月
趙合德遺飛燕迴風席如半月亦曰半月
五尺葉色紺莖如金形如半月
拾遺記曰薄葉草高

花無實其質溫柔
可以爲布爲席

增魚鬚

原象牙

成公興內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執魚鬚之席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增桃枝

粲草 鳳

翻虎鬚俱詳一席
原綠熊
增紫茭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眼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麝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散

歇山蘇國獸色紫而顙芰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杜陽編曰處士伊祈元占召入宮設紫菱席本
烏弋山蘇國獸色紫而顙芰葉光軟香淨冬溫夏涼
玳瑁
薛荔
魏劉楨清慮賦曰布玳瑁之席揚雄甘泉賦曰應薛荔以爲席兮所搜枝以爲芳

原羊皮
增龍鬚
羊皮為東郡守坐羊皮席下
又時太土屬生龍鬚
秦蒲
海草
唐沈佺期詩曰
宋謝靈運詩曰
月共席秦蒲
原設熊

鋪金東周禮司几筵疏曰甸役時設熊席右漆几鄭元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終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獵既

席其色光艷夷人謂金之精者爲當舍者爭**原故**人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唯

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者避竈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逐

世舍耆與之爭席歟云去其和亭故也
史記曰丞相武安侯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
往賀錫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酺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魏其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

行酒至武安武安起席曰不能飲解夫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曰生手雲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効兒女古浦拔屯犇犇鳳布禮天子諸侯席有鼙鼓蛇飾拾遺

文者錯雜寶飾席
 或蓋王十
 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
 議耳語注云半膝席膝半在席上也屬作畢盡也
 蕭蕭然
 廣厓食記曰燕昭王設饗文席散荃燕香燭

爲雲霧麟鳳之狀。龔益五十。房重八。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龔益。龔益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又令羣臣跪。經更目難。吉義有不通。凱奪其席。以益通。

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而

不當如是邪

席四

青蒲直入書殿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綠蒲席也應劭曰

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柳席京雜記曰趙燕與皇后其女弟上柳葉爲席

蘭席曹植九詩曰蘭席今

東上價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紺席漢舊儀天子祭地登紫壇用紺席六重
瑤席楚辭曰瑤席今玉瑤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瑤席
簞筯席

宋徐積詩曰蒲葭席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
不同孔子曰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不煖韓愈曰孔無完詳席二又會稽先賢傳曰董

文公至河令席杜桐之咎祀曰席所祀也而君棄割席二詳席二同席詳席二燕席韓愈詩曰心

前席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臣問策臣對曰臣聞雲統拾遺記曰漢文帝召臣問策臣對曰臣聞花墜席人生如樹葉或落樓席杜甫詩江障席樓枕席清江席杜甫詩江

盡前盡後禮記注云嫌汚席也五重五重席杜甫詩江席杜甫詩江席杜甫詩江

淨令巧工織且涼屈而不損性柔雖折屈而不損席五

原詩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離遇君時採擷玉座奉金危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梁柳惲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願君蘭夜飲佳人時宴息

原銘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肫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晉傅元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忘其危右後曰惑生於邪色禍成於多言

薦一

原釋名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說文曰蒻蒲子也可以為薦

薦二

原錦綠魯連子曰人君所察者三不可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春不耕也草綠鹽鐵論曰古者皮毛草薦無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七服飾部席薦褥

已夫士稷薦草錄蒲平單露庶人助草蓐索經單簡蓬條而
通同者諸節之革原紫羅薦漢武帝內傳曰帝薨于尋真臺
蒿木薦不能當也原紫羅薦漢武帝內傳曰帝薨于尋真臺
馬撤薦晉書范逵嘗過陶侃淚母爛薦齊東沙彌母亡所
母撤所取新薦給其馬生薦淚沾為爛黃莞薦晉書范逵嘗過陶侃
母來數黃莞莞色若金增給

褥一

原釋名曰褥人所坐褻辱也 **增**又曰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爾雅曰褥謂之茲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遙

輦有金絲坐褥扶版踏牀褥飾以紅花羅錦踏牀褥一襯褥十六 又曰宋大禮舊儀御坐金裏裝釘施珠坐

褥結興十五年八月上謂輔臣曰事天以誠為主苟尚侈麗則失精禋之意矣乃詔有司製褥毋以珠為飾

金史輿服志曰太常寺檢宋南郊鹵簿五輅有座褥及行馬褥用銀褐黃青羅錦 又曰皇后重翟車尋儀褥

二踏道褥十 元史輿服志曰玉輅有方輿地褥二勾闌內褥八皆用雜錦綺

褥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時紫羅文褥者檀孫國所獻 東觀漢記曰祭遵有病詔賜重茵 後漢書曰王

暢為南陽太守時以奢靡相尚暢布被皮褥以矯其敝 **原**張璠漢記曰荀爽字慈明為三公食不過一肉脫

粟飯坐皮褥 魏武本紀曰上儉庫茵褥取溫無有緣飾 **增**魏志曰王朗上疏曰老臣悽悽願國家同柝於

軒轅之伍某少小常苦被褥太溫則不能使軟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全小緼袍不致於至

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高尚不仕自作蝸牛廬淨埽其中榮

木為牀布褥其上天寒搆火以自炙 **原**吳志曰張昭非魯肅頗毀訾之孫權不以介意賜肅母帷帳繡褥

吳錄曰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

得與氣類接江夏人從李肅學世說曰晉孝武年十三四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夜則累茵褥謝公云體宜

今有常陛下晝過冷夜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夜靜宜溫謝公出歎之 晉書曰太宰何曾遜位賜簞褥一具

增

會稽後賢傳曰丁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牀帳席褥 鄴中記曰石虎作褥長三丈用錦緣之 北齊

書曰李元忠位儀同三司孫騰司馬子如詣之正坐樹下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質酒肉二人大歎惠大餉米